

中华散文  
珍藏本

周 涛卷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中华散文  
珍藏本

周 涛卷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中华散文珍藏本

周涛卷

人民文学出版社  
一九九八年·北京

ISBN 7-02-002189-1



000000002220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华散文珍藏本丛书:周涛卷/周涛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1998.4 重印

ISBN 7-02-002189-1

I. 中… II. 周… III. ①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-丛书  
②周涛-散文-作品集 IV. I267-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5)第 07351 号

责任编辑: 龚 玉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 173 千字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8.875 插页 3

1995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4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

印数 15001—20000

定价 14.50 元



作 者 像

## 出版说明

中国当代散文创作,在继承、发扬古代和现代优秀美学传统的基础上,不断发展、繁荣。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来,散文写作的创新意识更加开放、强烈,审美追求更加朴素、自然,表现形式更加丰富、多样。为了展示当代散文创作的业绩,促进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,我社将陆续编辑出版《中华散文珍藏本丛书》。鉴于过去已编辑出版了一批当代名作家的散文选集,新编的珍藏本丛书,主要辑纳进入新时期以来有突出成就的散文名家之精品。其编辑体例则按人分卷,每人一卷,每卷约十五万字。读者可以从中欣赏不同作家的创作风采,总览当代散文发展的真貌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1995年3月30日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阳光容器 .....         | 1   |
| 一个牧人的姿态和几种方式 ..... | 5   |
| 二十四片犁铧 .....       | 9   |
| 红嘴鸦及其结局 .....      | 15  |
| 过河 .....           | 19  |
| 巩乃斯的马 .....        | 22  |
| 猛禽 .....           | 29  |
| 天似穹庐 .....         | 41  |
| 忧郁的巩乃斯河 .....      | 49  |
| 伊犁秋天的札记 .....      | 56  |
| 博尔塔拉冬天的惶惑 .....    | 91  |
| 捉不住的鼯鼠 .....       | 113 |
| 瓶中何物 .....         | 119 |
| 凝视片刻 .....         | 126 |
| 全是哭声 .....         | 129 |
| 隔窗看雀 .....         | 132 |
| 令箭荷花 .....         | 134 |
| 黄蜂筑巢 .....         | 136 |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吃昙花 .....      | 139 |
| 秋风的手 .....     | 141 |
| 老屠格 .....      | 143 |
| 梦之队 .....      | 146 |
| 呼救 .....       | 152 |
| 行者 .....       | 156 |
| 大雪飘, 饺子包 ..... | 160 |
| 领略巫山 .....     | 163 |
| 游太保山记 .....    | 168 |
| 不去 .....       | 175 |
| 读童话 .....      | 179 |
| 出新书 .....      | 184 |
| 谈友谊 .....      | 191 |
| 人钱小事 .....     | 197 |
| 文章武谈 .....     | 204 |
| 追赶自己的鞋子 .....  | 209 |
| 哈拉沙尔随笔 .....   | 215 |
| 吉木萨尔纪事 .....   | 244 |



## 阳光容器

阳光从清冽、蔚蓝的天空中泼洒下来的时候，仿佛是被一个透彻的、空明而又高贵的容器过滤了。它看起来还是那样炽烈，那样明晃晃的，和所有正午的阳光一样炫目，但它其实已经不再灼烫闷人了。它从高空垂落下来，光芒四溅，游动跳跃，从这朵花转瞬蹿到那朵花，从这片草丛倏忽掠向那片草丛，依然可人和煦，但带着清新可爱的滋味，像一团充盈在天地之间的光芒的水流。

草原塌陷或隆起在一些山岗旁边，线条流畅自然地结合着，宛如床和枕头的关系。

远些的背景上，裸露出白岩石的山壁峻峭地雕刻出一些模糊粗犷的脸型，奇特地、一动不动地盯视着草原，表情怪异。

再远，钢蓝色的山体便从浓艳的绿野中分离出来，组合成天边的一列坚硬而又披挂了深雪的高大尖顶营帐；它总能被人一眼望见，却让人总也走不近它们。这些耸立天庭的雪峰和草原浓艳的夏天离得似乎是太近了，近得令人不敢相信，这就使这些巨大的实体看起来很像是假的。纯钢一般湛蓝的山体，耸峙并插进蓝得宁静明洁的天空。两种蓝，高度和谐而又截然不同，你无法说清这两种质地的蓝是怎样在空间里被鲜明区分的。

阳光正是从这样一种蓝得发亮的容器中倾泻下来，恣意地溅洒在草地上，饱满充沛，看样子不像是能够枯竭、不会有光芒泻尽的日子。

这些光芒的暴雨无声地向下降落，无声而缓慢，均匀而有力，一俟接触地面，触碰到白的岩石和各种颜色的明媚的野花，便会在花瓣的光彩上惊跳起来，反弹并四处迸溅，光芒像是撞碎散开的水珠，向各个方向惊跳，划出优美的弧度，纠缠、交织，在宁静无人的夏季牧场上织出一片炫目的、灿烂的光芒彩雨。这奢华的、浪费的阳光，正独自毫无目的地倾泻着，仅仅是为了无边际的茂盛的牧草繁荣滋长。

牧草长深了。滩上或山坡上的草已经没过了足踝，偶尔有些地方裸露出小块未被草植遮盖的地皮，好像是大自然的随意和疏漏；山岗顶上的牧场正透着阴凉之气，草长得更深厚，已经可以陷没人的膝盖。

草原这时是一位画家，但只是画家而并不同时又是音乐家。它在这块大画布上涂抹油彩的时候，是非常愿意宁静的，

在它色块汹涌奔流的空间里，任何细微的声响都能成为注意的中心。光斑在花朵上弹射、迸溅，却在草色深浅中被吸收，被融入，阳光渗入绿色的时候就好像水珠渗入厚壤那么容易。

有时候蓦然间会从天空中跌落下来一两只黄鸭，嘎嘎地大叫着，扑喇喇扇动着两张短翅膀。从蓝色晴空的说不清哪处缝隙间跌落下来，嘎嘎的大叫声和翅膀的扑扇声回荡震颤在原野山岗上，惊天动地，使人惊奇那么小的生物何以竟会发出如此之大的声响。黄鸭很像一个笨重、金黄的傻瓜，不慎从云朵上一脚踏空，划着弧度栽落下来，穿过光芒交织的彩雨，直向下跌，它嘎嘎的怪叫声仿佛是在大喊“救命”。结果，它一着地，就摇摆着屁股跌跌撞撞地走进草丛里不见了，虚惊一场。

还有时候，会有三五只天鹅像一组大型客机在草滩上降落。它们不大怪叫，只是平稳地飞行着，渐渐降低，互相仿佛商量了一下，然后沿着一条看不见的斜度轻盈而下，保持着飞行距离，着陆；它们像银子铸就的一般，把自己优美的身体合适地放在碧绿草毯的陪衬之中。

然而这一切并不引起草原的格外注意。它仍然宁静，光芒炫目或者因一朵云影的移动而暗转阴凉。

山岗在远处盘绕着。

几匹像是失散的无家可归的马，悠闲地甩着长尾——尾巴上粘着刺球、草秆——驱赶蚊蝇。它们谁也不搭理谁，谁也不想独自走得太远，就那么吃着草，偶或扬起长鬃披散的颈子来怅望一下远方，像一伙子离家出走有些后悔但又想不起家

来的流浪汉。

山岗依然在远处盘绕着，没有移动。

草的生机使它毛茸茸的、湿漉漉的，像是俯卧在那里的蜗牛，很久很久，它都没有动一下。巩乃斯河流得非常平静，随着地势的起伏偶而闪露出一段水流，光芒并不耀目。它的拐弯处或平阔处长满了大片的芦苇，遮掩着它，使它像一个藏而不露、很有心计的动物。

离河不远的略微高起的坡地上，正露出一排土房子。

## 一个牧人的姿态和几种方式

这时候他正蹒跚地朝着那条被苇丛遮掩着的河走过去。他一步一步地走着，走得很慢，显得笨拙。他走路的姿势，有一种幼儿刚开始学步时的陌生，还有一种久卧病榻的人初次下地时的荒疏。每一步跨出去，都含有试探、不自信的意味儿，而他的身躯又那么沉重，这就使他很像野兽直立起来的样子，像一只熊。

他对走路的确是陌生的，这个牧人。因为他大多数时间是生活在马背上，他的腿已经有些弯曲，即便在行走的时候，两腿间依然仿佛箍着一个无形的马肚子。他肩膀宽阔，两条粗壮结实的手臂在行走时无所适从地放在身体两边，似乎有些多余。

这时候草原空寂得像一幅弃置已久的名画，天空像一面没人敲打但却

擦拭得异常锃亮的铜锣。鸟儿的鸣叫声从灌木丛中传出来，合拍于微风使灌木枝叶轻轻抖动的节律，大地散发出的各种花草的清香正在阳光下弥漫。这一切使受到催化、刺激而蓬勃发育的生命形成一种氛围和情态，它们弥散的气息又反过来刺激、催化别的生命。

春天的某种特殊的活力就这样开始了，它仿佛是一只神秘的手轻轻揪了一下键钮，于是阳光把美丽的情欲注入万物。

他感觉到这些，目睹着这些，甚至可以说主要是呼吸到这一切。这无所不在的花草万物的芬芳掺和了阳光的浓酒，饱含了生命的启示和情欲的力量，随着每一口呼吸进入他的躯体。他的喉管在发痒，肺叶在鼓胀如满风的帆，血液仿佛涨水的伊犁河那样汹涌激荡，他几乎已经能够听到血液的激流冲刷岸壁的声音，在日夜喧响的拐弯处，土岸和崖壁坍塌的沉闷声响轰然而起然后长久地沉寂……他感到晕眩。

他约摸有五十多岁，也许更大一些。他的头发是褐黄的，前额上面有一绺是金黄的。他脸上的肌肉结实紧凑，线条和轮廓还很鲜明，鼻子并不大，但是棱骨明显，两翼匀称，颌骨非常有力地勾画出了他的脸型。眼珠，是那种棕黄的，透着禽类的准确。

他是一个有经验的牧人。

他像用一只手游泳那样，拨开苇丛，靠近那条河，粗重的喘息在密密的苇丛里似乎显得更响一些。

他知道这种晕眩，这种使他头昏的东西是一种力量，这力量的漩流就藏在他的血液里，涌动，旋转，撞击，纠缠他干扰

他，使他不能宁静。他知道这不完全是春天的某种情欲，而是一股更强大的、模糊的力量，他说不清这力量源自哪一团浸透了阳光的云朵、哪一座曲线优美流畅的山岗，但他感觉到它，这过于强盛的力量使他晕眩而且变得软弱。

他觉得不可承受。

“人对于主，确是辜负的。你应当奉你的创造主的名义而宣读。他曾用血块创造人。他曾教人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。”他跪下来，独自祈祷着，间或发出轻微的呻唤，仿佛在恳求宽恕。

你赐予一个牧人使用不完的力量，啊，请允许我归还于您！

他朝向河边挪动得更近了，水是清澈的。

他从靴子里取出一把短刀，从刀鞘里抽出来，刀子很锋利。他把刀子浸进冰凉的河水里，然后拿起来，用刀尖翘起的部位抵住额头，一划，上额至眉心处被划破。宛如一颗饱满的石榴上划了一刀似的，晶亮鲜红的血珠儿，石榴粒儿似地跳出来。

他把头垂向河面，让血滴进清澈冰凉的河水里。他看着一滴接一滴的血掉在水面上，一溅，向上散开，然后刚一落下去接触到水，就被流速拉扯开，拉成一条细长柔韧的红线，倏忽消失远去。

一滴。又是一滴。

他凝视着自己的每一滴血，看着它们离开自己归还给河流和土地。他感到安慰、舒适。

他看到那个力量的一部分跟着自己的血滴进河水里，离开了自己。

渐渐地他觉得自己轻松了许多，头脑变得清醒了，不再晕眩，那个饱胀在躯体内的汹涌的漩流，减弱了，血液的流速开始均匀，身体恢复了平衡。多余的力量的负担卸除了，他觉得自己清爽明快，精力充沛。

他掬起一捧河水，用水拍击额头，血就止住了。

他把刀子伸进河里冲了一下，熟练地在裤子上擦了两面，收进鞘里。

然后，他站起身，长长舒了一口气，用两只粗糙的手掌把自己的脸从上往下梳摸了几次，便离开那条河，朝山岗盘绕的草原深处走去。

他的心里充满了感激。



## 二十四片犁铧

拖拉机牵引着的二十四片犁铧宛如一组编钟，远远行进的时候看上去却像一只多脚的黑蜈蚣。它来到了处女地上，它的任务是把游牧者世代代牧放畜群的草原犁为田亩，耕耘播种上铺到天边的麦子。

拖拉机以坦克那样沉重、不容商量的样子行进着，它的履带的钢齿辗过覆盖了绿草鲜花的草原，像一个性欲强烈的蛮横的男人在少女的胴体上留下的牙印。它是粗暴的、阴郁的，它在某种性欲表象之下执行着一种冷漠的钢铁般的命令。它对草原的强暴里不含有一丝一毫的性成份，没有一点一滴的热情和冲动，更不含有玩弄和欣赏，它是严肃地、一丝不苟地强奸了草原，破坏了巩乃斯草原与牧人之间保持了很久的青梅竹马之情而后仍然